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李兆林 徐玉琴 赵瑞平 / 译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李兆林 徐玉琴 赵瑞平 /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李兆林,徐玉琴,赵瑞平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339-4404-9

I. ①钢… II. ①奥… ②李… ③徐… ④赵…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1569号

责任编辑 沈路纲

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

责任校对 杨爱英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李兆林 徐玉琴 赵瑞平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38千

插页 5

印数 00001-10000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404-9

定价 32.00元(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前 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著名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2年至193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中译本1941年开始在中国出版,至今历时60余年。小说通过书籍、影视、戏剧作品的传播早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悉,作品的中心形象保尔·柯察金也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成为几代青年行动的榜样,心目中的英雄。

小说作者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出身于乌克兰边界省份一个工人家庭,早年失学,后做童工。十月革命家乡解放后,他加入共青团,参加红军骑兵队赴前线作战,身负重伤后退役。退役后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转战劳动战线各个岗位,为恢复国民经济奋力工作。经过前线炮火和后方严寒的历练,奥斯特洛夫斯基奋斗目标更加明确,思想更加坚定,于1924年加入苏维埃共产党,之后成为乌克兰边区共青团的领导人。然而,就在同一时期,旧伤新病的积累使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25年由于脊椎硬化而卧床不起,1930年陷入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境地。这时的他,不为伤痛所困扰,倒以惊人的毅力拿起笔来着手写他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历时三年,小说完成,1935年全书正式出版。小说的出版适逢其时,极大地鼓舞了投身火热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苏联青年,为苏联文坛和苏联青年教育事业献上了一份厚礼。苏联政府为表彰作家的辛勤劳作和卓越贡献,于1935年10月授予奥斯特洛夫斯基最高奖赏——列宁勋

章。1936年12月22日,由于重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年仅32岁。

小说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国外反响强烈。在当时苏联国内阶级划分鲜明国际两大阵营对立的背景下,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价值取向各异,评价声音自然不一。不过,在这混声大合唱中,仍可听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承认作品具有巨大社会感染力和心理影响力,力量源自保尔·柯察金这一形象的精神力量。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恩评价主人公说“外表是现实主义的,但内心却燃烧着火焰”。俄国移美评论家马克·斯洛宁指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所以能够紧紧抓住千百万读者是因为它喷射着一股纯洁的火焰。”

小说的中心形象保尔·柯察金(Павел·Корчагин,又译巴维尔·柯察金)诞生于十月革命前,成长在苏维埃时代,他出身贫苦,向往革命,信仰共产主义,经受过战火洗礼和劳动锻炼,他的这些经历和理想,无不打着时代和国度的烙印,使他成为历史时代的群体形象的写照,具有很强的认识作用。然而,作为一个富有永久感染力的艺术形象,还需有他与这些东西铸合为另一层面的东西,这就是“这个”形象的个性特征。保尔·柯察金有以人类共同幸福为终极目标的人生理想,有为实现理想而孜孜不倦的积极行动,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毅力,以及纯净高尚的伦理道德观念。他在战场上策马扬刀,冲锋陷阵;在风雨泥泞中挥锹凿石;在伤痛到无法忍受的时候,为挣脱“铁环”,他握笔爬格,带着他的作品重新归队,重燃人生。保尔·柯察金一生都在实践着他在烈士墓前默念的那段人生格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长篇小说有明显的自传痕迹,但作为艺术形象的保尔·柯察金不是作者本人的简单翻版,也不是只有光环的单色英雄。他有由于教养不够带来的缺点,年幼无知造成的错误,过度克己失去的健康身体,思想偏激(他自称“革命浪漫主义”)留下的情感遗憾。成熟后的保尔·柯察金在重新审视自己往日的行为时,进行了越来越深刻的内心反省和自我剖析、小说的生动描写使他成了一个成长中的英雄,一个丰满、真实、鲜活而可信的形象。

2007年4月25日,俄新社举办了纪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首次发表75周年“莫斯科—北京”视频连线座谈会。出席视频会的有中外俄罗斯文学专家,其中有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的侄女加林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俄罗斯国立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科学部副主任加林娜·库津娜以及《俄罗斯文艺》杂志主编夏忠宪等。学者们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探讨,充分肯定了它的文学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一样,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有其精华,也有其历史的局限,为此,我们要用历史的审美的眼光和方法,对他进行分析,扬长避短,以陶冶我们的情操,促进人类文学艺术的发展。

1941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我国革命先辈梅益先生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将美国出版的英文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译成中文。交由新知书店排印出版。从那时起,这部催人泪下的优秀作品也在中国青年中流传。青年们怀揣它奔赴延安,走向前线,以实际行动去迎接抗战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共青团中央推荐为青年优秀读物,小说整部或片段被选入大学、中学教材。那以后,在保尔·柯察金英雄精神的鼓舞下,一批以保尔命名的行业先进集体在各自岗位上创造着新奇迹。身残志坚被誉为“中国保尔”或“当代保尔”的先进人

物也屡见不鲜。三次负重伤,受到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亲自探望的全国劳模吴运铎,现任中国残联主席的一级作家并被日本NHK电台评为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的张海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教育部门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为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系列文艺作品之一,这是新时期青少年教育事业的一项新举措。为适应形势要求,浙江文艺出版社向我们发出从俄文原著重译长篇小说的稿约。作为从事多年俄苏文学教学的高校教师,我们认为接受任务义不容辞,而当了解到小说译本不止一个,且已流传甚广时,又深感译好新译本的难度很大。思虑再三,最后我们还是鼓起勇气承担了这一的重译任务。根据出版社的构想,我们选择了苏联国家儿童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进行翻译。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便于青少年阅读。

该书由三人合译,分工为李兆林(教授、博导,第一部1—7章),徐玉琴(副教授,第一部8—9章,第二部1—4章),赵瑞平(教授,第二部5—9章),最后由李兆林统校定稿。在翻译和统校过程中,我们注重钻研原著,正确理解原文,同时也注意吸收现在已有的几个译本的长处,力求达到融会贯通,尽力提高译文水平,但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 目录

### 第一部

第一章 / 003

第二章 / 021

第三章 / 040

第四章 / 069

第五章 / 087

第六章 / 104

第七章 / 141

第八章 / 169

第九章 / 192



## 第二部

第一章 / 209

第二章 / 232

第三章 / 269

第四章 / 314

第五章 / 351

第六章 / 372

第七章 / 389

第八章 / 413

第九章 / 432

## 第一部 >>



## 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脸皮松弛的胖神甫，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学生。

六个学生，四个男的，两个女的，应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神甫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了挥手说。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死盯住四个男孩子。

“过来吧，宝贝们！”

瓦西里神甫站了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挤在一起的四个男孩子跟前。

“你们几个小无赖，谁抽的烟？”

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

“我们不抽烟，神甫。”

神甫气得脸发紫。

“混账东西，你们不抽烟，那么面团里的烟末儿是谁撒的？都不抽烟吗？好，咱们就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他们口袋里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似的，站着不动哩？”

那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怒视着神甫。

“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里待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宝贝儿。上次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做糕用的发面里。

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最低的一层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家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黑夜，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说呢？

想到这里，保尔被眼泪哽住了。

“现在我可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甫。我为什么要给他撒上一把烟末呢？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他说：‘来，咱们给这害人的老家伙撒上一把。’我们就把烟末撒了上去。现在谢廖沙倒没事，可我呢，说不定要被撵出校门的。”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有一天，他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不准他回家吃饭。老师怕他独自在空教室里胡闹，就把这个淘气鬼送到高年级的教室里，让他坐在后边的

椅子上。

高年级的老师是个瘦子，穿着一件黑上衣，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同地球差不多。保尔听他这样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感到非常奇怪，差点儿要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样说的。”但是又怕挨骂，没敢吱声。

《圣经》这门课，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天创造了什么东西，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拿定主意，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允许以后，他便站起来说：

“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而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

“混账东西，你胡说什么？《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答话，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又挨了母亲的一顿责骂。

第二天，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让他儿子回班上课。从那时起，保尔恨透了神甫。他又恨又怕。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他把仇恨藏在心里，不露声色。

后来保尔又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的侮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神甫就把他赶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不过问他的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就在神甫家的厨房里，他

把一撮烟末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

这事谁也没有看见，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保尔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帮助他的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脑袋从教员休息室的窗口探了出来，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大吃一惊。他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保尔朝教研室走去，心里怦怦直跳。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了。”保尔的母亲回答说。

“行啊，让他留下吧。条件是：工钱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夜，可以在家休息一天一夜，可不准偷东西。”

“啊，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惶恐不安地说。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说，随后他又转过身去，对旁边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带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朝保尔点点头，就穿过餐室，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他后面。母亲也赶紧跟上，小声嘱咐保尔：“保夫鲁沙，你可要好好干啊，别丢脸。”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的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女工肩上搭着毛巾，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

一个长着乱蓬蓬红头发的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正在两个大茶炉前忙碌着。

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的开水冒着热气，把整个洗刷间弄得雾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的时候，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不知道站在哪里好。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面前，拍着她的肩膀说：

“弗罗霞，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给你们们的，顶格里什卡。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些什么活吧。”

济娜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对保尔说：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就转身回餐室去了。

“嗯。”保尔小声地回答，同时看了看站在他面前的弗罗霞，等候她的吩咐。

弗罗霞一面擦去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地把他打量了一番，好像要估量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的、响亮的声音说：

“小弟弟，你的活儿挺简单，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热水。当然柴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弟弟，活儿不少，够你忙的了。”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总是把“а”音发得很重。保尔听到这一口乡音，看到她那泛着红晕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情不自禁地有些高兴。

“看来，这位大婶还不坏。”保尔心里这样想，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

“那我现在该干些什么呢，大婶？”

保尔说到这里，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把他最后的话



盖住了。于是他也发愣了。

“哈哈！……弗罗霞这回捡了个大侄儿……”

“哈哈……”弗罗霞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过身去问身边的一个男孩：

“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

“还是问你大婶去吧，她会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

“过来，帮着擦擦叉子吧。你们为什么笑？这孩子究竟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她给保尔一条毛巾，说：“给你，拿着。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要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许有。咱们这儿干这种事挺认真，老爷们都很挑剔，总是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只要叉子上有点脏东西，咱们可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就会把你撵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解地问，“雇我的那个老板不是男的吗？”

那女工笑了起来：

“孩子，我们这儿的老板只是个摆设，他是个草包。什么都是他老婆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会知道的。”

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家什，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

“加紧干啦，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要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